

在无声世界里，开一场音乐会

听不见声音，可以演奏吗？

2017年，一场公益演出在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落幕。演出过后，数十名听障孩子围上来，好奇地注视着台上的乐器。看到孩子们眼里小心翼翼的渴望，一个“疯狂的想法”钻进校长陈莎茵脑海里。

六年后，一束镁光灯照亮舞台，这些孩子迎来了圆梦时刻。伴随着悠扬的长笛和低沉的鼓点，以听障儿童为主力组成的“星之梦”管乐团，接连演奏了十余首经典曲目，在场观众有人听得沉醉，有人低头抹起了眼泪。

这场有声交织着无声的奇迹背后，凝结了许多人的汗水与泪水。

“一个敢学，一个敢教”

2023年12月27日夜，鹭岛厦门。涛声伴着风吟，一场在五缘音乐厅举办的音乐会唱和着夜的宁静。

《铃儿响叮当》《莫扎特的旋律》……舞台上，独奏、重奏、合奏轮番上演，动听的旋律在音乐厅萦绕。然而这一切对演奏者们来说却悄无声息，他们听不见旋律，也听不到掌声，如同一场默剧。

这是“星之梦”管乐团的首场音乐会。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望着台上的孩子，陈莎茵无比欣慰，如果不是六年前的一个大胆设想，孩子们或许无法发现自己闪闪发光的一面。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招收6岁到18岁聋哑、智障和自闭症孩子的

学校。2017年，当厦门敦善交响管乐团到学校公益演出时，一些听障学生盯着金灿灿的乐器出了神。“他们小心地触碰着，东看看西摸摸，可能是从未真正‘聆听’过音乐，因而对乐器有着强烈的向往。”管乐团成员薛浩回忆。

孩子们眼中的热忱触动了陈莎茵，她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孩子们拜师学艺。

这在过去几乎没人想过。陈旭飞是学校唯一的音乐老师，但在27年的教学生涯里，她从未给听障学生上过音乐课，最接近的是舞蹈律动课。“聋哑儿童可能擅长画画、舞蹈或其他职业技能，但要推开音乐这扇门几乎不可能。”

听到陈校长的提议后，陈旭飞曾试图查找有关“聋人乐团”的成功案例，得到的结果是“几无先例”。

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敦善乐团的老师。作为一支经验丰富的乐团，他们教过形形色色的学生，但唯独这次，大家一致觉得没底，“管乐器演奏对于正常孩子来说都不简单，更何况是一群听障儿童”。

尽管顾虑重重，但面对孩子们炽热的心愿，大家还是选择小心呵护，“先试试再说”。很快，“一个敢学，一个敢教”，7位敦善交响管乐团的成员无偿担任授课老师，学校老师协助沟通翻译，孩子们的“星之梦”开始了。

一场共同点燃的圆梦实验

无声世界的大门，是老师们手把手一点点“撬开”的。

“听障孩子只能靠人工耳蜗听到一点点声音，更多要靠手去感知声乐振动的变化，我就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识别腹部吹气吸气的节奏。”薛浩说。

在吹奏圆号、长号这类用唇振动发声的乐器时，孩子们就摸着老师的腮帮子和管柱。当他们自己尝试吹奏时，再靠记忆还原感知到的振动频率。

尽管想了许多办法，听力缺失仍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障碍。参加管乐团的孩子一半以上是重度听力障碍，仅仅是把乐器吹响就难如登天。有的孩子急于证明自己，却发现第一道关都迈不过去，不甘心地跺脚大哭。

“他们不会吹气，我就拿一个瓶子，让他们对着瓶口吹泡泡，或是对着纸巾和乒乓球吹气，感受纸巾的飘动、乒乓球的旋转。”小号老师李凡尝试了许多办法让孩子们“看见”声波的形状。一些孩子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后，终于吹出了声响。

控制鼓棒的高低来控制音乐的强弱，触摸乐器的振动频率来感受声音的传导……在老师的带动下，孩子们学着

一段无声世界里的微妙旋律

孩子们学习的第一首乐曲是《对手》，如果把乐曲的难度划分为10颗星，它最多只有0.5颗星。然而这首时长两分钟的曲子，孩子们练习了两年半的时间。

“第一次合奏果然不出所料，的确是能听。”薛浩说，但总算是完整吹下来了，孩子们很兴奋。

2021年7月，“星之梦”管乐团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厦门市中小学生器乐比赛展演。现场观众一千多人，这是听障孩子第一次与正常孩子同台，他们额头冒汗，手脚发抖，非常紧张。

演奏时，老师们分坐在学生中间，或用手在学生的肩头、腿上轻打节拍，或用手在琴谱上指出要演奏的音符。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掌声爆发时，先



“星之梦”管乐团在五缘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老师通过敲击乐器为听障孩子提供节奏引导。 新华社发

把身体当成一只大耳朵，用皮肤的触感去捕捉流动的音符。

重度听障患儿郑伊铭是“星之梦”乐团里的圆号手。圆号是公认最难吹的乐器之一，加上因为先天嘴唇肥厚，郑伊铭怎么也吹不响。后来，他学会攥着一面小镜子，在课后，在饭桌，甚至在床上……他每时每刻都对镜子练习嘴型，到最后嘴唇都磨得裂开了，终于吹响了圆号。

在李凡看来，这些孩子虽然学得慢，但却有普通孩子少见的“执拗”。“他们必须要把一个条目吹对了，才进行下一条，有时候好几周都只吹一个条目。”

下场的薛浩躲在幕后偷偷抹眼泪，“想不到如何描述心情，多年的酸甜苦辣，任何语言都太苍白了”。

相比于舞台上的成功，孩子们身上的变化更让人欣喜。语文老师王丽煌观察到，平日里怯生生的孩子穿上漂亮的演出服，站到明亮的舞台上，脸上的笑容显得格外自信。他们骄傲地伸长脖子，在观众席里搜寻父母的影子。

“音乐让孩子们懂得了热爱与坚持，变得自信而乐观，也学会了自食其力和感恩身边人。”陈莎茵说，如今“星之梦”乐团时常走入社区、养老院公益演出，常常座无虚席。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4岁及以下的听障儿童总数超过460万，是世界上听障儿童数量最

多的一日，窗外的树叶换了一茬又一茬。排练教室里的合奏声，总是会在每周二中午准时响起。这是大家约定的排练时间，哪怕在疫情期间，老师也会隔着屏幕指导，从不缺席。

共同托举梦想的除了老师和乐手，还有家长。为了照顾三年级的儿子林一圻，高燕萍辞去了工作，每周二中午准时出现在排练室，一起和孩子训练，帮他指出音准高低。

“我就是孩子的耳朵。”为了帮助孩子更快上手，高燕萍也买了一只小号，跟着网上教程自学五线谱。“不期望孩子能取得多高的造诣，开心是最重要的。”

多的国家。过去，听障孩子普遍被认为只能从事绘画、设计、烘焙等工作，而以听障儿童为主力组成的“星之梦”管乐团的出现，让这一群体看到了更多可能。

这背后，还有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十三五”以来，我国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辅助器具、康复训练等内容提供救助及补贴服务。厦门市残联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残联为92名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手术，金额达640万元。

陈莎茵说：“因为听不见，听障孩子们的世界往往很小，能拓宽一点都弥足珍贵。”而音乐，正为这小小世界推开一扇新的窗户。也许听见世界对他们而言仍然很远，但今天，他们的声音正被越来越多人听见。 据新华社

专家研讨《我的阿勒泰》：展现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怀



网络剧《我的阿勒泰》近日播出后引发社会关注。日前，在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创作座谈会上，专家认为，该剧将人文关怀与诗意画面相融合，用真情实感打动观众，成为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优质样本。

《我的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由滕丛丛执导，马伊琍、周依然、于适领衔主演，以生长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少女李文秀和母亲张凤侠的生活轨迹为主线，讲述她们融入当地日常生活的故事。

座谈会上，专家认为，《我的阿勒泰》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题材，采用生活化叙事和散文化表达，生动呈现自然之美和心灵之美。剧集既直面现实的矛盾和困惑，又注重呈现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展现了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现象增多。在与会专家看来，《我的阿勒泰》富于美感的画面和精彩的情节，很好地实现了“文学+影视+文旅”联动，对于推动当地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具有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

法国墓穴发现 2000年前马匹遗骸

据新华社电 考古人员在法国中部地区发掘的9个墓穴中发现了至少28匹约2000年前的马匹遗骸。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安德尔河畔维勒迪约发现这些马匹遗骸。

9个墓穴中的两个被完全挖掘，其中一个埋有10具完整的马匹骨架。这些马匹呈侧卧姿势，头冲南方，码放得整整齐齐。另外一个墓穴中只有两具马匹骨架，但埋葬方式一样。

其他墓穴虽然尚未得到完全发掘，但从中发现的骨骼显示，全部9个墓穴中埋有至少28匹马。

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说，分析显示，已出土的那些完整马匹骨架都属于4岁以上雄马，曾生活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期间。它们死后很快被同时埋葬。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马可能是在战斗中阵亡后下葬，也可能是作为祭品被埋葬。

本次考古项目负责人伊莎贝尔·皮雄说，从这些马匹被埋葬的地点看，它们可能与尤利乌斯·凯撒在公元前1世纪发动的高卢战争相关。

法国先前曾在高卢战争遗址发现类似墓葬，其中一处有一个埋有8名骑士及其马匹的墓穴，另外一处在5个墓穴里埋了总共53匹马。